

记者调查

5月9日，北京朝阳区某中心小学门口。下午4时20分，放学时间到了。两位老人跟随人群进入学校大门接孩子。几分钟后，奶奶背着书包，爷爷拉着孙子的手走出校门。来到一辆套着灰帆布的三轮车边，爷爷骑车，孙子坐后座，由于位置太小，奶奶没有跟上车，而是用东北口音招呼老伴：“赶紧走，音乐课别迟了”，看来爷孙俩还要赶个场子。孩子奶奶告诉记者，他们来北京照看孙子已经4年了。校门口，熙熙攘攘的接孩大军中，操着各种口音的老人占了多数，银发垂髫

相伴回家成了普遍场景。

在中国，像上面这两位东北老人一样的随迁老人还有很多。本该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们，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、操持家务而漂泊异乡，媒体将他们称为“老漂族”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，占全国2.47亿流动人口的7.2%，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%。那么，他们在异乡过得好吗？他们对中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什么新要求？记者为此进行了相关调查。



浙江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信谊社区“老漂族”俱乐部开展活动。

陈朝霞摄

中国“老漂族”生存现状

本报记者 彭训文

天伦之乐与社区“隐形人”

贵州贵阳，一座发展速度惊人的中国西南新兴城市。陈阿姨是这个城市里醒得较早的一批人。每天早上5时，64岁的陈阿姨就起床了。简单洗漱后，她迅速前往附近菜场买菜；半小时后，开始准备早餐。她需要记清楚，孙子不喜欢吃面条，儿媳不爱吃香菜。7时30分前，她必须把孙子送到幼儿园，11时接回家吃饭，下午2时送回幼儿园，两小时后再接回来。上午，陈阿姨要准备孙子的午餐，傍晚还要准备全家人的晚餐。这是孙子上幼儿园期间陈阿姨每天的固定日程。

3年前，从贵州省兴义市一所小学教师位置退休后，陈阿姨来到贵阳帮着儿子照看孙子。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，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，陈阿姨“累并快乐着”。

在北京市朝阳区南太平庄社区居住的马阿姨最近心情则很差，屡次想带着孙女回东北农村老家，却说不出口。2年前，她来到北京帮儿子一家照顾孙女。由于不会说普通话、不识字，在这里，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、儿媳；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；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……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塞满了几千人，但对马阿姨来说，都是陌生人。只有面对8个月大的孙女时，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。

孩子们回来后，马阿姨常常感到很失落，“他们回来后，要么看电视、玩手机、逗孩子，要么还要忙工作。我理解，他们白天累了一天，不想说话很正常。”

在北京市朝阳区、丰台区等地走访调查期间，记者发现，缺少朋友、想家、孤独、不适应，成为很多随迁老人的共同特征。由于没有本地户口，医保报销困难，一些“老漂族”甚至不愿意去医院看病。《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（2016—2017）》指出，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，加上亲朋好友远离等原因，随迁老人与迁入地生活产生隔阂，甚至鲜少出门，成为社区中的“隐形人”。

“‘老漂族’正处在‘半城市化’过程中。”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人口处在流动、分离和聚合的巨大变动中，随着迁徙人口的定居化和家庭化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作为“从属人口”也卷入迁徙人口的大潮中。城市“老漂族”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，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——人户分离，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。

“连根拔起”与“融入难”

3年前，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、中级社会工作师苗艳梅，带着学生在北京市昌平区C社区开展随迁老人社会融合服务研究。调查发现，这些随迁老人均来自外省市，其中农村、乡镇占了一半，照顾晚辈的占70%。他们对北京的好印象主要集中在能够家庭团聚、交通方便和“首都光环”，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、语言交流、风俗习惯、人际交往等方面。

在苗艳梅看来，社会交往缺失是很多“老漂族”思乡的重要原因，“有个老人跟我们吐槽，这边家家户户都关着，谁也不理谁，哪像我们在老家，住的都是自己建的房子，邻居之间经常互相串门。”

列夫·托尔斯泰说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这句话十分适合用于形容“老漂族”的生活状态。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，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，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；另一方面，当一个随迁老人

面临被“连根拔起”的新生活时，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。

在和苗艳梅的研究小组认识之前，63岁的韩阿姨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无可忍。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，平时很注意节俭的韩阿姨对儿媳的买买买很看不惯。偶尔和儿子说几句，儿子还劝老人不要过问年轻人的生活习惯。她平时做家务，带孩子本来就很累，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，老伴又不在身边，也没有认识的朋友，从不参与社区活动，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女回湖北。

“有的老人甚至将在北京给儿女带孩子当作‘有期徒刑’，‘刑满’（孩子上学）就回家了。”苗艳梅说。
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由于出现社交行为阻碍和融入困难，很多“老漂族”可能产生精神抑郁等心理疾病。有数据显示，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，尤以随迁老人居多。

在苗艳梅接触的C社区随迁老人中，一个从河北唐山来帮忙带孩子的老人就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。她唯一的女儿因为孩子上学搬到学区房后，留下老人独自在C社区生活，后来在老家的老伴去世，更让老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。苗艳梅说，老人觉得自己被女儿抛弃了，又回不去老家，成了多余的人。

“对‘老漂族’来说，离开家乡的最大风险是与包括养老保障、医疗保障、社会交往与熟人熟地等社会支持系统脱离，导致养老风险被无形放大。”穆光宗表示，到了老年期，老年人会固守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，执着于“熟人圈子”，抗拒“陌生人圈子”，由此产生的压力感、隔阂感和边缘感等不良心理感受，会影响他们对老年生活质量的评价。

让“老漂族”真正快乐起来

如何让“老漂族”们快乐起来？这是苗艳梅在研究中想得最多、做得最多的事。

为了让“老漂族”之间、他们与本地老人之间熟络起来，苗艳梅联系当地社会工作站，组建了“你来我往，快乐分享”文化融合小组、随居而安——随迁老人社会支持小组及促进随迁老人融入社区生活等相关活动。从最基础的相互认识，到在养生讲座、法律讲座上踊跃答问，再到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歌咏比赛、志愿巡逻，和本地老人结伴买菜，很多随迁老人通过参加小组活动，有了参与社区活动、服务社区的热情，对融入城市也有信心了。

经过苗艳梅研究小组的心理辅导，以前看不惯儿媳妇买买买的韩阿姨如今能够体谅子女的生活方式，儿子、儿媳也注意考虑老人感受。苗艳梅还鼓励韩阿姨积极参加社区活动，建立自己的朋友圈。如今，韩阿姨走在社区里随处可见碰到熟人，见面都打招呼，“感觉心情开朗多了，生活比之前有意思”。

“我心安处是故乡。”苗艳梅说，对于随迁老人来说，最怕的是心不安、在他乡的感觉。所以，培养社区归属感很重要，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住得安心、开心；另一方面，很多老人将来可能留下来养老，越早融入问题越少。

专家表示，漂泊的老年一族要做到老有所安，既要内安其心又要外安其身，这需要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，前者强调孝敬老的代际反哺，后者重在破除医养分离的制度藩篱。

“随迁老人要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。”《快乐老年》一书作者袁志发对记者表示，从随迁老人自身来说，要学会5种快乐：一是学会享受天伦之乐，因为与儿孙团聚，本身也是一种快乐。二是学会交友之乐，要在社区多交友，通过谈天说地、倾诉心中不快来减少烦恼。三是学会运动之乐，可以根据自身身体条件，适当做些运动。



随迁老人在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体育公园便民服务中心跳舞。

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



5月10日，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放学后，2名随迁老人骑着三轮车接孩子。



北京房山区随迁老人开展歌唱比赛。（来源：北京晚报）

四是学会学习之乐，学习能增长知识，提升境界。境界高了，万事想得开，快乐自然就多了。五是学会享受兴趣之乐，要学会培养书法、绘画、唱歌、跳舞等兴趣，“做出一道好菜，也是一种快乐”。

从儿女来说，要对随迁老人有足够的关爱。“你如何关爱孩子，就应该如何关爱父母。”袁志发说，儿女要对随迁老人多一些包容、忍让、陪伴、理解。多挤出一些时间，和父母多谈心；多带着孩子和老人外出逛逛。“在放假时，要带着父母回老家看看，这时候老人一定会有一种特别的快乐。”

此外，为帮助“老漂族”融入城市，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也要不断努力。在北京市房山区，由该区社工联合会开展的集体做美食、集体生日会、歌唱比赛等随迁老人社区融合项目，让500多名随迁老人在社区找到“家”的感觉。一些养老机构也加入其中。例如，大美枫林公司开展的“壮心苑”项目，正尝试配合社区建立随迁老人服务站，通过开展书法、绘画、歌舞等文化活动，让他们真正快乐起来。

苗艳梅建议，除了政府购买服务，政府还要做好非独生子女的外地户籍随迁老

人与迁入地城市社会福利、医保报销等方面制度衔接。同时要立足未来，健全社区养老服务支撑体系，如设立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，以缓解随迁老人可能面临的生活难题。

“构建起异地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十分紧迫。”穆光宗说，对随迁老人来说，异地养老带来的不确定性、不适应性的风险很大，要妥善协调处理好户口登记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分合机制，该分时分，该合时合，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让“老漂族”将“他乡作故乡”。



北京某社区内一位随迁老人正在安慰两岁多的孙子，孩子因为摔倒啼哭不止。

张一琪

让“老漂族”不再有漂泊感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在外无论漂泊多久，家乡才是真正魂牵梦绕的地方。现如今，有的老人为了子女，老来漂泊，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来到城市，有的是为了照顾子女，更多的是为了照顾孙子孙女。

来到城市，应该融入城市的生活，但对老人来说这成了难题。语言上会有沟通障碍，周围没有熟悉的朋友，“隔代抚养”存在观念等等，老人成了“老漂族”。人在城市，可是心无法在这里扎根。

因此，对子女来说，好好照顾老人，让老人能够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对国家和社会来讲，“老漂族”趋势越来越明显，成为发展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，如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新课题。

子女要让父母有住在“自己家”的感觉。来城市生活的父母要早起买菜做饭、接送孩子，每天从早忙到晚。除此之外，父母就没有其他活动了。久而久之，这会让父母感到孤独。作为子女应多关心父母，多和父母交流沟通。在周末或者法定假日，带着父母外出旅游，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，这样才能让老人不感到是在外“漂泊”。

政府要提供多种多样的公共服务。“老漂族”的出现与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现实有着密切联系。因为他们多数都是来照顾晚辈，能够让子女更好地工作、生活。因此，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有义务照顾好这些来到城市的“老漂族”，让他们能够找到归属感。如今，很多地方的社区会组织活动，邀请外来老人参加志愿活动；或者组织交流会，为老人们提供相互熟悉的平台，建立更长久的友谊。国家和社会还应在公共服务上下更大功夫。

“老漂族”自己也应转换心态。离开土地，投入到新的环境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，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适应。但不应该抗拒这种变化，而是积极主动地去调整，让自己更快适应。

总之，“老漂族”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象。我们应该关注如何让“老漂族”从漂泊变为安定，让老人能够在城市安享晚年。其实，与子女团聚在一起是好事，而且城市的医疗条件也相对较好，各方应一同努力，让“漂泊”的随迁老人彻底安定下来。

（来源：央广网）